



当代文艺评论 视域中的鲁迅传统

曹卫东
李林荣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事重提之九——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也没有清国留学生们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

于其面，几同僵尸也。这一下坐着的，但到傍晚，地板便凉，先要冷得地窖

得震天，是以满房烟塵斗亂，問問問問時事的人，各各，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那行呢？

我就

仙仙

仙仙

仙仙

仙仙

仙仙

仙仙

仙仙

仙仙

仙仙

仙仙

東京出發，以便到一處靜靜，寫一寫：日暮田園，不知怎地，我到底在還

信這名目，其初不知得什麼，也是不明，於是又來寫，先是文，先是



当代文艺评论 视域中的鲁迅传统

曹卫东
李林荣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文艺评论视域中的鲁迅传统/曹卫东, 李林荣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02-013899-9

I. ①当… II. ①曹…②李… III. ①文艺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2135 号

责任编辑 脚 印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徐 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一 字 数 26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625 插页 3

版 次 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899-9

定 价 5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曹卫东

这是学术会议，我不说那么多的套话，说点实实在在的话。

首先我要诚挚地欢迎大家。各位在国庆节前这个特殊的时间点来参会，充分表现了对这次论坛话题的兴趣，更表现了对我们二外的关爱，实在非常感谢大家。

第二层意思，我要感谢在座的各位新老朋友，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我们二外中文学科的关心和支持。

对于这次会议的主题，我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因为我虽然也读过鲁迅的作品，但是自己没有做太多的深入研究。作为校长到这里来，我着重给大家推介一下我们学校的中文学科。

二外过去一直走在传统的外国语大学的建设道路上，中文学科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尽管原来也有很好的基础，但是发展得还不够。从去年开始，我们对学校的学科做了具体调整，调整之后我们把中文学科列为学校的主干学科。

我们认为任何一所大学，特别是外语大学，如果没有中国语言文学这样的一级学科作为支撑，那它都不是一所好大学。当然，这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在西方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中国语言文学应该是我们所有学科的一个基础。西方一些教育家的说法是所有学科的基础是哲学，但是在我们中国的大学里面，我认为中国语言文学才是真正的所有学科的基础，所以我们把它作为全校的主干学科。

在未来的五年当中，也就是在落实“十三五”规划期间，我们会

大力地发展我们的中文学科，使它成为既能够支撑全校学科整体发展的坚实基础，更能够支撑我们二外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特色发展的坚实基础。二外是一所以外国语言文学和旅游管理见长的大学，特别是外国语言文学基础雄厚。我们目前已经设立了30个语种，培养了各种小语种人才。但现在国内外语人才培养的现实还存在量与质的欠缺，在小语种方面是数量不足，大语种方面是质量不够。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方面的欠缺，实际上暴露出来的根本问题是：在我们对于外语人才培养的惯常模式当中，中国语言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化功底处于缺失或薄弱状态。

这是我们翻译人才培养质量迟迟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的主要原因，现在我们想找一个高端的翻译人才很难。我相信大家在日常阅读和交流的时候都会大量地接触翻译著作，不管是口译还是笔译。可是我们现在阅读笔译的著作方面，都有很多“痛苦”的体会，就是看不懂。曾有一个学生问我：为什么这么多翻译著作都看不懂。我告诉他：那是因为译者自己都没懂。你相信萨特能那么不知所云地表达他自己吗？一个人既然是大思想家，必定也是语言艺术大家，所以萨特照理应该是写得很好的。但我们的译者力有不逮，驾驭不了他的著作，只能把它翻译成谁也看不懂的样子。

—为了根治这种弊端，我们现在是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加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来支撑学校所有学科的发展，把中国语言文学的知识素养和专业能力的培养，贯穿到全校各个院系、各个学科的人才培养过程当中。中文学科在二外不仅不应该是边缘，相反必须担当重大责任，既要承担好专业教学，也要承担好通识教学，任务艰巨，意义深远。希望大家将来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这是我说的第三层意思。

第四层意思，我在这里要重点感谢一下中国文联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过去一年来，在他们的热情支持下，我们共建了中国文艺评

论基地。在相互合作、共谋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向兄弟院校的基地学习了很多，也从中国文联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得到了很多宝贵的指导和帮助。

我们的基地成立时间不长，起步阶段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开展对国外文艺批评状况的调查研究，以此凝聚和发挥我校中外语言文学各学科的优势合力。现在已经在各国文艺政策、文艺评价机制的信息调研方面，等等，进行了一些尝试，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离中国文联对我们的要求还有差距，所以，拜托各位专家今后能够在支持我们学科建设的同时，也能够支持我们基地各方面的工作。

（本文为2016年9月29日作者在“跨语际对话：文艺评论国际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目 录

前言 ... 曹卫东 001

辑一 作为当代文艺资源的鲁迅

从中国鲁迅学史看文艺评论的准则 ... 张梦阳 003

中国价值的人类主体视野 ... 庞井君 015

鲁迅告诉我们：关于文艺批评的使命 ... 白建春 021

草根左翼笔下的鲁迅 ... 孙郁 024

略论鲁艺与鲁迅精神的政治导向 ... 陈友军 039

作为文艺评论实践的鲁迅译介 ... 李林荣 049

鲁迅与当代文艺批评 ... 王德领 066

鲁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警示意义 ... 玄武 083

我心目中的鲁迅传统 ... 付如初 090

鲁迅作为思想文化资源的形成与建构 ... 裴春芳 098

辑二 世界的鲁迅与鲁迅的世界

小鲁迅和大鲁迅的思想主体价值 ... 张福贵 107

“敌人”对鲁迅《野草》的影响 ... [日] 秋吉收 114

“他们”的鲁迅及其思想体系 ... 李琛 128

鲁迅与俄罗斯经典文学中的忏悔主题 ... [俄] 卢卡舍维奇 C. B. 135

两张被注错了四十年的鲁迅照片 ... 葛涛 149

问题与原点, 鲁迅与民国 ... 贾振勇 161

从普实克到高利克: 布拉格汉学派的鲁迅研究 ... 刘燕 176

辑三 后鲁迅时代的文艺与评论

后鲁迅时期的香港鲁迅研究 ... 林曼叔 207

非文学家鲁迅: 打开鲁迅研究新视野的一种方式 ... 刘春勇 219

个人的缪斯: 在文学的共通传统和地域差异之间 ... 李浩 231

文学的装置 ... 宁肯 236

只有灵魂可与世界接轨 ... 徐小斌 243

新媒体与文学 ... 徐则臣 256

文化传播跨国界效应测量刍议 ... 刘晖 262

大江健三郎《空中的怪物Agui》中的“阿Q”意象 ... 王丽华 268

鲁迅对国民性与知识者的批判 ... 李瑞卿 282

本书著译者简介: ... 296

后记 ... 李林荣 299



辑一

作为当代文艺资源的鲁迅

■ 从中国鲁迅学史看文艺评论的准则

张梦阳

鲁迅研究也是一种文艺评论，而且是目前中国发展历史最久、参与人数最多、学术境界最高的文艺评论，是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中唯一形成独立学科——“鲁迅学”的文艺评论。它与其他作家作品的评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以中国鲁迅学史为借鉴，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汲取其中的教训，可以使中国的文艺评论少走许多弯路，更加顺利地走上科学的道路。

一、中国鲁迅学史上的“三化”给文艺评论的教训

反观整个中国鲁迅学史，就会发现在对鲁迅的整体认识上存在三种误区：“神化”“鬼化”“俗化”。

先说“神化”。

所谓“神化”，就是把鲁迅尊为十全十美、不容置疑的偶像。有人至今不承认，历史上存在过对鲁迅的“神化”。其实，这是无视历史事实的表现，并不能掩盖很长一段时期在中国大陆确实存在的极为不合情理的历史现象——把鲁迅尊为十全十美、不食烟火的偶像，不容把他作为一个人进行科学的研究，不准谈其人间生活，把他一时激愤的话当作真理和不容置疑的律法，以此置不同意见者于死地。譬如鲁迅的元配妻子朱安，在1981年以前的所有鲁迅传记和鲁迅研究论著

中都只字未见。只是到林非、刘再复合著的《鲁迅传》出版时，才第一次提到了这位可怜的女子。连鲁迅自己都说过“两个口号”论争是革命营垒内部的争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但“文化大革命”中的当权者却把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所谓“四条汉子”当作敌人投入监狱，长期迫害，国歌作者田汉被迫害致死。受他们牵连而遭难者不计其数。我想：如果鲁迅活着，肯定不会同意这种做法！这些人受难，也不应该归咎于鲁迅。迫害他们的人，哪里是尊重鲁迅，完全是拿鲁迅做棍子痛打妨碍自己窃取权位的对立面罢了。应该予以深刻批判的是那些“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的“文革”当权者。可叹的是：至今对制造这些悲剧的“文革”，仅是在三十多年前的历史决议中予以否定，并没有从思想理论上，尤其是哲学上加以深掘，以至于如今有些人头脑深处仍然运转着那些权力者的思维方式，仍然蜷缩在陈腐的思维窠臼中思考问题。以对鲁迅的研究与评价为突破口，对这种错谬的思维方式予以深入的分析、批判，当是鲁迅研究学者的迫切任务。

再说“鬼化”

所谓“鬼化”，即“妖魔化”，就是跳到另一极端、否定鲁迅的一切。对鲁迅的“鬼化”与谩骂，几乎是在鲁迅出现于文坛时就开始了。对旧势力的宣战者，当然不会受到统治者的欢迎，这是不足为怪的。鲁迅逝世后，这种谩骂不但没有湮没，反而愈演愈盛，在民众的悼念活动刚结束时，苏雪林等人就对鲁迅展开了攻击。

苏雪林对蔡元培先生主持鲁迅葬仪表示不满，其理由一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影响。二曰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三曰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

1936年11月18日，苏雪林意犹未尽，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连同胡适的复信一起，以《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为题，刊登在1937年3月1日汉口《奔涛》一期上。

苏雪林致胡适信的内容有四点，主要的第四点“是关于取缔鲁迅宗教宣传的问题”。认为：“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能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面对“‘鲁迅宗教’的宣传，政府方面是似乎不能坐视。”最后，表示自己要“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珂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

1949年以后，苏雪林又在台湾出版了数种攻击鲁迅的小册子，内容更加无物，腔调更加恶劣。

而近些年来，随着鲁迅走下神坛，海内外出现了一股“鬼化”鲁迅的逆流。有些人甚至于把鲁迅称为“中国五千年文化炼出的‘恶鬼’”，在香港出版四十万字的所谓《新鲁迅传》，声言要“推倒一尊谎言垒砌的巨像，剖析一个阴暗偏狭的灵魂”。鲁迅与鲁迅研究，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三说“俗化”。

所谓“俗化”，就是把鲁迅这位伟大的思想天才与文学天才等同于一般凡夫庸子，并用世俗的平庸标准苛求鲁迅。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鲁迅走下“神坛”后逐渐蔓延的。说鲁迅后期“左倾”，是为了满足领袖欲和虚荣心，甚至是为了博得许广平的欢心与爱慕。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把自己的庸夫之心与俗人之见强加于伟大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

这“三化”，使用的言语有很大不同，甚至相反，但效果是相同的，就是违背了鲁迅本人的真相，与鲁迅的实际面貌不相符合；使用

的手段也相同，都是出于某种动因，把鲁迅当作可以任意捏塑的软泥，使其成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不是努力探究历史的真实，对鲁迅及其著作做出符合实际的阐释；在思维方式上，更是一致，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努力揭示鲁迅的真实意义，而是抓住一点，推向极端，把主观的臆想强加于鲁迅。

倒是胡适说的对待鲁迅的态度比较持平。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

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俤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

真正的学术必须以科学的求实精神为本。无论你多么反对或者多么崇敬的人，都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以求实的精神进行准确的分析。这就是胡适所说的“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胡适正是以这种极为可贵的学理精神对待鲁迅的，虽然在政治上是对立的，然而却“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确实，“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而且，只有如此批评，才可能发生效果。像苏雪林那样，污蔑鲁迅“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旧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等等，则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皆是不值得提及的“小节”。

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等等，则更是如胡适所说的“旧文字的恶腔调”，具有学理精神的学者都“应该深戒”。可以说，当时批驳苏雪林最为有力者，不是左翼人士，而是胡适。把这种“旧文字的恶腔调”的外皮剥去，苏雪林对鲁迅的异议也就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了。

曾经写出《〈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和《论鲁迅的杂感文》这样高水平的鲁迅研究论文的苏雪林，为什么竟转而诋毁鲁迅呢？其原因到底在哪里？从她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是由对待当时政府的态度所引起的，是政治上的严重偏见所造成的。正是这种政治立场的极端化和激烈化，导致了她对鲁迅的“恶腔调”，失去了写作《〈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时的学理精神和艺术感受力，变成了一个失去理智的“骂人机器”。

这“三化”其实就是鲁迅早就指出的文艺评论中存在极端化倾向：“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所谓“神化”，就是“举之上天”；“鬼化”，就是“按之入地”；“俗化”，就是降为俗人。这都不是文艺评论的正确态度，正确的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二、“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研究的教训是对作家不可比附

回顾中国鲁迅学史，最典型的弯路是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研究。

最早提出鲁迅思想发展这一论题的是瞿秋白。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对鲁迅的思想“转变”作了这样的概括：

正是这期间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他才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取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

至今看来，瞿秋白的这一概括也是有其历史意义的。在创造社、太阳社围攻、谩骂鲁迅的时刻，瞿秋白站出来说这样公正的话，不能不说是极难得的。但再正确的话也不能成为公式，别的话不能说，只能在公式窠臼中进行诠释。

1946年10月18日上海《希望》2卷4期，发表了舒芜的《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认为鲁迅是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做戏的虚无党”的有着特殊国情的国家里。而鲁迅是从不相信“做戏的虚无党”所宣扬的什么“光明”的。因而，“可以这么简单的说：不断铲除着这样的‘光明’，显现出‘黑暗与虚无’之为‘实有’的道路，就是鲁迅的道路”。“正如景宋所说，是‘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两地书·四》）的”。“鲁迅的中国需要鲁迅的道路，鲁迅的中国不能不需要鲁迅的道路”。“在鲁迅的中国，坚持鲁迅的道路”，坚持韧性的战斗。

看了舒芜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这篇论文，不禁令人联想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汪晖所提出的鲁迅“反抗绝望”论。八十年代新发现的1925年4月11日鲁迅致赵其文的信中有言：

《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

由此而引发出了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一书，成为二十世纪末鲁迅研究一大新论。然而，舒

芜在并未见到这封致赵其文信的时候，就把握住了鲁迅反抗绝望的精神特征，尽管他尚不可能如汪晖那样拈出“历史的中间物”这一概念，予以更高理论层面的阐发，也不能不说是显现出了很高的悟性。其实，从舒芜到汪晖贯穿着的一条精神线索，这就是强调鲁迅主观内在的复杂的精神结构，从个性入手研究鲁迅独特的精神特征，这应该说是鲁迅研究的一个新的视域，是解读鲁迅研究中一些矛盾和困惑的新的切入口。舒芜之所以能够在四十年代就能有此悟性，是与他在《论主观》一文中所阐发的“个性解放”“发扬主观”的哲学思想密切相联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在他的《论主观》遭到批判的时候，他的这篇《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也同样受到了批评。

胡绳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见1948年9月香港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的道路》一书）正是对舒芜此文的一种反驳，重申瞿秋白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论述的同时，又对鲁迅后期思想的转变、特别是“上升到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这一方面作了较前更为充分的阐发，但也进一步加固了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的鲁迅思想发展道路框架。其实，这也是鲁迅研究中的一种“质化”和“固化”，使研究失去了精神活力，只能在预设的框架内死板地进行诠释。胡绳无愧为一位难得的富有天赋、造诣深厚的学者，但由于种种缘由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预设的框架内”进行研究，妨碍了他一生的学术成就。

而到1956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大会上，茅盾的《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主题报告，提出：鲁迅与萧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等左翼作家一样，经过长期、曲折、痛苦的彷徨与寻求，最终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下，坚决为人民服务，从而把鲁迅思想发展道路完全纳入了政治公式。

事实上，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邵荃麟早在1945年9月10日《国文杂志》3卷4期发表的《鲁迅的〈野草〉》中，就明确指出：